



Gathering Blue

歷史

露薏絲·勞瑞 著
朱恩伶 譯

刺繡人

六十多年來，東方一直是國內兒童小說的代言人，許多關心閱讀的家長、老師見面了，常常會問：「東方什麼時候推出服務青少年以上讀者的作品？」

隨著生活型態、社會結構的改變，邁入青春期的孩子，除了經典作品之外，的確需要更多符合他們這個世代需求的讀物，幫助他們面對徬徨、不安、困惑，或是迎接充滿理想的未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驅策下，「青春悅讀Bridge」終於在籌畫年餘後，推出與新世代見面了。之所以取名「青春悅讀」，是我們希望青春飛揚的這一代，能樂於接近這批精選自世界各國的文學傑作，從中擷取與成人文學不同的氣息，涵養出獨特的人格特質與生活智慧。副標Bridge則清楚標不出我們規畫這條書系的企圖心：

一、Bridge 是銜接兒童過渡到成年的橋梁。針對青少年這個年齡，推出合乎他們年紀、趣味、歡樂或困窘的作品，不矮化他們強作天真，但也不世故老成，說些似懂非懂的深刻道理。所以在《沉默到頂》中，探討的是對異性的好奇與羞怯；《伊爾莎離家出走》則呈現破碎家庭的心靈創傷。我們希望真實

呈現這個階段可能遭遇的各種情境，為長遠的人生作準備，思考人生百態。

二、Bridge 是跨越國界地域的橋梁。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世界角落的風吹草動，都可能牽動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當代青少年除了關心這塊土地，更要放眼世界，透過一本本文學傑作，得到充足的資訊與宏觀的視野。

三、Bridge 是文化交流的橋梁。這條書系不論是內容、文化背景或作者關心的議題，都非常多元化，藉由閱讀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以接受各種不同文化的刺激與洗禮，汲取不同的人文素養。

四、Bridge 是同儕間溝通的橋梁。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成長過程，生長經驗有限，透過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與書中主人翁一起成長，演練自己的生活技能，甚至發揮同理心，對相同遭遇的同儕適時伸出援手。

五、Bridge 是親子、師生間溝通的橋梁。傑出的青少年文學作品，不僅感動青少年讀者，也同樣感動成年人。透過這些作品，家長、老師可以深入青春孩子的心裡，了解他們的困惑或難題，找出共同的溝通語言。

青春不等於叛逆，青春不同膚淺，「青春悅讀Bridge」將使青春的心靈更柔軟，更有深度；讓成人的心靈更包容、更溫暖。希望每個人的青春歲月都是一道彩虹橋。





作者介紹

露薏絲·勞瑞，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生於夏威夷，父親在軍中擔任牙醫，他們一家人也隨著軍隊移防，遷徙世界各地。二次大戰期間，她住在外祖父母位於賓州的老家，十一歲到上高中之前，則在日本度過；後來進布朗大學就讀，但只修完兩年課程便結婚了，直到生完四個孩子後才重拾課業，從南緬因大學畢業。

露薏絲·勞瑞的寫作生涯起步較晚，四十歲時才嘗試完成小時候的夢想——當一名作家。結果卻一鳴驚人，如今她不但是世界知名的作家，還獲得兩次紐伯瑞金牌獎。除了寫兒童小說、短篇故事，她也撰寫評論、專業的論文。

她的寫作題材非常廣泛，風格多樣，有生活幽默小說《阿納斯塔西亞·克魯布尼克》（Anastasia Krupnik）、談戰爭與屠殺的《數星星》（Number the Stars）、描寫未來烏托邦社會的《記憶傳承人》（The Giver）、此外還有涉及收

養、精神疾病、癌症等議題的二十多本著作，堪稱是一位多才、多變的作家。

其實她本身就是一位很懂得過生活的人，她好學不倦，博覽群書，閒暇喜好編織、橋牌、園藝。此外還是烹飪高手，收藏了各式各樣的食譜書。除了作家頭銜外，她還是專業攝影師，透過作家獨具的慧眼，構思出一幀幀具深度的影像。

《記憶傳承人》是露薏絲·勞瑞第二本獲紐伯瑞獎的科幻小說，靈感來自小時候居住日本的經驗。那段日子裡，由於父母的刻意保護，不論衣、食、教育，她都過著和在美國時一模一樣的生活。這樣的生活雖然安逸、舒適，但相對的也少了接觸異國文化的刺激與驚喜。所以成年後她一直在思索，是否住在一切都控制良好、生活無虞的環境中，就能獲得幸福？《歷史刺繡人》、《森林送信人》和《我兒佳比》便是她延續這個主題的作品。關注青少年所面對的各種不完美的人生、人際關係，正是露薏絲·勞瑞成功的地方。



追尋親情的烏托邦

張子樟（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長）

經過漫長二十年的積澱，先後於一九九〇年與一九九四年以《數星》（Number the Stars）和《記憶傳承人》（The Giver）兩部作品，兩次榮獲紐伯瑞金牌獎的青少年小說大家露薏絲·勞瑞（Lois Lowry），終於在二〇一二年，七十五歲高齡時完成理想國四部曲。《記憶傳承人》於一九九三年出版後即好評不斷，不久就得到紐伯瑞獎；二千年完成《歷史刺繡人》（Gathering Blue）；二〇〇四年我們讀到《森林送信人》（The Messenger）；二〇一二年《我兒佳比》（Son）問世。

細讀這四部作品，讀者可把它們歸類為反烏托邦小說，雖然每個故事各有主角，也可獨立，但基本架構仍然有連結之處。譬如首部曲《記憶傳承人》的主角喬納思逃離同化社區，放棄記憶傳承者的身分，他的生死成為一個謎。作者在二、三部雖沒有直接點明，但聰明的讀者細讀時，不難發現書中的另一村落樂土的領袖，就是大難不死的喬納思。到了第四部曲時，喬納思與綺拉結婚，卸下領袖重擔，主角換成克萊兒與佳比母子。克萊兒在同化社區裡，身為孕母，因為未服用藥丸，竟一直思念編號三十六，即被喬納思帶走的嬰兒佳比，於是決心遠離家園尋找兒子。

好的少年小說總不離親情、友情、愛情的宣揚，這四部曲尤其強調親情。在首部曲中，主角喬納思是孕母所生，與所謂的「父母」毫無血緣關係，因此與家人互動時，彼此言語僵硬，不含情意。他在接受記憶傳承訓練時，反而嚮往為長者慶生的畫面，渴望可以擺脫制式的生活，以獲得真

正的親情滋潤。他的出走當然也受到記憶傳授人親生女兒蘿絲瑪麗（Rosemary）自求解放的影響，因為他們父女展現的是大愛。後來喬納思從未提到他形式上的養父母，對自己的養妹也只是輕鬆帶過，因為他追尋的也是人類大愛。

對於熟悉《記憶傳承人》的讀者來說，《歷史刺繡人》的情節似曾相識，同樣是閉鎖型的社區。社區的生活同樣由一群所謂的長老掌控。綺拉的遭遇宛如喬納思的翻版。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細心的觀察，她發現了真相，只是為了更大的使命，她必須隱藏自己的情感。母親的過世讓頓失親情的她轉而對小麥、湯瑪、小喬深切的關懷，直到未曾謀面的盲父出現，她才無法抑制的宣洩對親情的渴望。

《森林送信人》中的麥迪（即小麥）也一直期待親情的滋潤。他在原生家庭裡並未得到應有的照顧。認識綺拉後，感受到她的和善，便把她當作親姐姐般看待；後來與綺拉的盲父同住，也視其若父，甚至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帶領綺拉勇闖森林。至於《我兒佳比》中的克萊兒，則是終其一生都在追尋親生兒佳比，她歷盡艱辛，縱使捨棄青春也要請求交易大師指點迷津，最後終能達成願望。克萊兒的強烈母性，可以說是作者追憶喪子的情緒轉移，作品帶有淨化作用。

勞瑞書寫這四部曲的基本手法，仍然依循著「在家↓離家↓返家」（home→away→home）的追尋（quest）模式（也就是神話大師坎伯在《千面英雄》裡提到的英雄歷險過程：啟程、啟蒙與回歸）。《記憶傳承人》中的主角喬納思帶著佳比離開居住的社區，目的有二：一是將傳授人背負的一切，歸還給社區裡的每一個人。二是自己去尋找另一個真正的樂園。《歷史刺繡人》中的綺拉被迫毀家，走入預先設計安排的另一個舒適卻冰冷的處所。等她認為自己使命已達時，再跟隨麥迪到另一個家——她盲父的家。《森林送信人》中的麥迪離開充滿暴戾的家，去追尋新的歸

屬，終於在另一個略具烏托邦模式的村子落戶，並與綺拉的盲父同住。《我兒佳比》中的孕母克萊兒為了尋找親生兒，被迫離開原來的社區，經過艱辛的考驗後，終於到達新的烏托邦村子。

這些角色即使能夠完成旅程，重返家園，也會赫然發現，原來的家已經不是原本的模樣，因為經過不同時空的陶鑄與冶煉，擴展了自己的省察視野與生活歷練，對家的觀念也會有另一層新的看法。他們可能學會自我調適，讓自己適應新家，或者顛覆已經瀕臨滅絕的老家，另起爐灶，給家人帶來新氣息、新希望。

作者刻意鋪陳各書中主角的追尋旅程，其用意並不難理解。「大同世界」一直是古今人類嚮往的理想社會，但實際生存的社會，卻始終與理想社會差距太遠，於是一些先知先覺便把這種願望寄託在創作中。在中國，我們有陶潛（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李汝珍的《鏡花緣》（如「君子國」的說法）；在西方，除了較早的柏拉圖的《理想國》與穆爾的《烏托

邦》說法外，希爾頓的《香格里拉》也給予我們相當程度的憧憬。但這些作品基本上不切實際，不合人性人情，因為禁絕飽暖以外的一切物欲，根本違反人類天性。在經過上天下海，苦苦尋覓之後，人們發現烏托邦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正面激勵，所以二十世紀開始，出現的反烏托邦文學就是這種理念的反動，例如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島》，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山莊》；這些作品強調的是：烏托邦社會只是一種虛幻的想望，不可期待。

藉由理想國四部曲，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烏托邦制度的檢視。《記憶傳承人》裡的老傳授人在傳授記憶的過程中，幫喬納思揭露了社區的真相，並間接鼓勵喬納思出走，把所有記憶還給社區的每一個人。《歷史刺繡人》中的綺拉以近乎神奇的刺繡天分僥倖存活，但盲父卻告訴她：迫使她差點成為孤兒的，正是她一向視為恩人的長老；她又在傳唱大會上，親眼目睹傳唱人腳踝上的腳鐐時，才終於了解這個社區的本質。即使在《森

林送信人》中接近真正理想烏托邦的村子裡，亦有許多異議的聲音。良師益友的反常態度、社區出現反對收容更多外來者的聲浪，加上交易大師的攪局，都令人不安。整個理想社區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

《我兒佳比》先從不同角度重述克萊兒與喬納思曾經生活過的同化社區的故事，再把前面三本小說的角色牽連在一起，故事既有魔法又帶神祕。背景雖是三個獨特的社區，但主軸都不離對愛的渴望與反思。在《記憶傳承人》和《歷史刺繡人》裡，作者把「自私」與「掌控」描述成一件自然不過的事。統治階層往往站在制高點，做出一些不見得正確、甚且有害大眾的決策。在《森林送信人》、《我兒佳比》裡，人性中的「惡」以一種超自然的、巧妙的處理方式，做出相同的詮釋；只是擁有奇特力量的交易大師，終因誤用能力而導致滅亡。

這些追尋理想夢土的故事，同時告訴我們，即使是像大森林之外的那個力主自由民主、收容不同族群的村子，也難免會出現「良師益友」或「交易大師」這類自命不凡、自以為是的人物。他們自私自利，以完成某種企圖為終極目標，往往使整個村子陷於不安、混亂的狀況。他們忘記村子創立的宗旨是「無私」，他們忘記他們逃離「政府殘暴、嚴刑峻法、民不聊生、虛幻不實」的故鄉，是為了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生存空間。人們在追求與形塑完美社會的過程中，如何避開或去除這類人性中原本具有的「惡」，是許多深信人性本善的人必須費盡周折才能達成的。

在細讀這四部曲後，我們充分了解烏托邦永遠無處可尋。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生存的空間永遠有無數的難題等待解決。

這一系列小說和一般科幻小說不同，它們不刻意強調高科技的奇幻與毀滅性殺戮的場面，沒有恐怖的爭權奪利的描繪，沒有虛無渺茫的未來承諾。它告訴讀者，人間天堂不是香格里拉，不是人民公社，而是我們目前正生活其間的現實世界。縱然這世界並不完美，有太多的生死離別，依然是最理想的世界——不要畏懼，也毋須排斥。

我的歷史我刺繡，我的未來我創造

朱恩伶

綺拉用手指觸摸灰綠色天空中的白雲與彩雲，忍不住再次渴望藍色。那個安靜的色彩。安娜貝拉是怎麼說的？她說，遙遠的地方有藍色？那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們到底是誰？遙遠的地方又在哪裡？

時間的巨輪不停的向前奔跑，人類的科技也不斷的推陳出新，可是文明一定只進不退嗎？美國兒童文學大家露蕙絲·勞瑞在二千年推出《記憶傳承人》的續曲《歷史刺繡人》時，很可能嚇了小讀者一跳。你心中可能

還記掛著喬納思的下落，一心想在續曲中解開他從未來的同化社區出走後的生死謎團，怎知一翻開書本，卻像喬納思一樣掉入遠古的原始蠻荒世界呢？那種感覺可能就像從文明世界到遠方的原始部落去旅行一樣。而這正是勞瑞所要的對比。她透過另一位主角「歷史刺繡人」綺拉的故事，一下子就把地圖拉開，將寫作的格局放大。

勞瑞在【理想國四部曲】中藉由四位主角的眼睛來觀察四種不同的生活環境，每個主角都有一段動人的冒險故事，既可單獨閱讀，又能彼此參照，最後還能串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耐下性子，先來看看綺拉的故事，最後可能可以找到線索，解開喬納思的生死之謎。

綺拉是名孤女，年紀跟喬納思差不多。她出生在浩劫過後的未來，住在大森林邊緣，一個遺世獨立的原始村莊。綺拉天生殘疾，一條腿不良於行。出生前，父親在森林狩獵中失蹤，生死不明。她在母親的呵護下成

長，卻又在青春期突然痛失母親。在唾棄、鄙視傷殘弱小的原始社會裡，按照慣例，她本該被送去野地墳場自生自滅，幸好她近乎神奇的刺繡天賦，保住了她的性命。

她奉命接替母親的任務，修補華麗的歷史禮服。這件禮服上繡著世界的起源，與祖先千百年來的歷史。每年立秋，全村的人都要齊聚大禮堂，聆聽傳唱人穿著禮服吟唱〈大滅亡之歌〉。

綺拉在立夏接下修補禮服的使命，第一個挑戰是去森林向種花的染色老婆婆安娜貝拉學習染色。她學會：紅色用茜草或蓬子菜，黃色用染料木或艾菊，棕色用聖約翰草或芒草，金色用蒼草，綠色用甘菊，淡紫色用蜀葵……製成染料。可是，染色的老婆婆從來不曾染過藍色。綺拉發現，她的世界已經染不出藍色，而歷史禮服上的藍色也全部褪色了。

藍色是天空的顏色，和平的色彩，可以讓人心情安寧，可是綺拉的村子染不出稀有的藍色。或許是因為這樣，生活周遭才會充滿暴戾之氣。找

回藍色就能找回和平與安寧，改變未來。教她染色的老婆婆說，遠方的人有藍色，可是大家都說大森林充滿怪獸，沒人敢貿然穿越，只有綺拉的好朋友——小男孩小麥——勇敢的帶著小狗樹枝，冒險走進大森林，去尋找遠方，尋找藍色。

綺拉在修補禮服的過程，看見「錯綜複雜的旋轉火焰：橘色、紅色、黃色……在禮服上到處出現，這是重複滅亡的圖案，在這些精心刺繡的明亮滅亡火焰中……人類消滅，村落瓦解，後來是更大型更雄偉的城鎮遭到祝融焚毀消滅。」原來，人類的文明總是不斷毀滅，重建，再次毀滅。這是她從禮服的圖案領悟到的歷史教訓，也是勞瑞透過綺拉，要我們思考的課題。

立秋後，綺拉必須肩負起更重大的責任，用針線繡出未來。她和木刻家湯瑪與小歌手小喬是族人中可以創造未來的藝術家，三人都具有獨一無二的藝術天分。有一天，小歌手將取代傳唱人的位置，木刻家湯瑪將以精

密工具雕刻未來的歷史，而綺拉則要用刺繡為那段歷史填補色彩。

綺拉在歷史禮服上看過安居樂業的片段，美極了，和平時代的花樣也寧靜無比。她知道自己的生存環境是可以改善的。當小麥從遠方帶回染製藍色的珍貴植物菘藍，和綺拉被奸人所害因而失明的父親時，綺拉本來答應父親，隨他一起回大森林另一端的新家團圓，卻在種下菘藍的同時，也領悟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於是決心暫時留下來，用平和的顏色為自己的家鄉繡出安居樂業的未來。

綺拉的故事告訴我們，文明從來不是只進不退。世界各地也存在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如果有一天，文明毀滅，世界再度分隔成無數個小小村落或社區，生活水平懸殊，各自為政，關山阻隔，咫尺天涯，難以連繫，生活在不同環境與制度中的青少年該如何自處？如何生存？如何選擇？如何改善環境，創造未來，甚至尋找理想的新天地？

美國兒童文學大家露蕙絲·勞瑞的代表鉅作【理想國四部曲】述說

的，便是這樣一個反烏托邦的警世寓言。

《記憶傳承人》與《歷史刺繡人》提供我們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與文明，宛如鮮明的對照。再來回想一下：

「記憶傳承人」喬納思生長的社區看似理想的烏托邦，生活現代化，不愁溫飽，連一生的工作與伴侶都由長老決定。為了免於恐懼，歷史的記憶只由社區的記憶傳授人與記憶傳承人保管；為了避免生育的疼痛，孕育生命的任務由職業孕母代理。這個四季恆溫的社區，沒有春夏秋冬，沒有太陽、月亮、風雨和動物。因為崇尚一致性，這個社區單調、沒有變化、沒有選擇，久而久之人們連色彩都無法辨識。這個看似理想的烏托邦，其實欠缺情感、人性、記憶與自主的思考能力。

相反的，「歷史刺繡人」綺拉的原始村落生活艱困，沒有自來水沒有電，人們向來活在恐懼中。「出於恐懼，他們興建庇護所，種植農作物，尋找獵物。為了同樣的緣故，他們也儲藏武器，隨時備戰。他們害怕飢寒



交迫，更怕瘟疫蔓延。此外，他們還對怪獸感到莫名的恐懼。」然而，這個活在恐懼中的村落，選擇了記取歷史的教訓。他們儘管欠缺藍色、和平、安寧、互助與關愛，卻幸好還有親情、友情、藝術與思考能力。

如果說首部曲《記憶傳承人》的主題是記憶，主角喬納思是為了將記憶還給社區全體人民才選擇逃離。以記取歷史教訓為主題的二部曲《歷史刺繡人》，主角綺拉則是為了創造未來而選擇留下。記憶與歷史，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二部曲結束前，小麥除了從遠方找回藍色，也帶回一個理想新天地的訊息。世上真的有香格里拉嗎？新天地那個與綺拉年齡相仿的淺藍色眼睛的領導者，是第一部曲逃亡的喬納思嗎？第三部曲的送信人又曾經歷怎樣的挑戰與冒險？傳遞怎樣的訊息？扮演何等角色呢？勞瑞的理想國度正用接續的方式在述說他們各自的故事。

歷史刺繡人

【目錄】

出版緣起	2
作者介紹	4
理想國四部曲 總導讀	6
導讀 我的歷史我刺繡，我的未來我創造	14
第一章 孤女綺拉	26
第二章 捍衛家園	41
第三章 仲裁	51
第四章 長老辯護	63
第五章 新使命	82
第六章 新住處	94
第七章 適應新生活	107
第八章 拜訪年邁染色人	119
第九章 繡布的訊息	133
第十章 木頭亦能感應	149
第十一章 持續學習	158
第十二章 聽見哭聲	170
第十三章 唱歌的孩子	179
第十四章 染色人去世	189
第十五章 興建染坊	201

第十六章	領悟……	212
第十七章	尋找藍色……	222
第十八章	天命使然……	238
第十九章	集會開始……	247
第二十章	驚喜……	257
第二十一章	父親歸來……	269
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	279
第二十三章	期待未來……	293



第1章 孤女綺拉

「媽媽？」

四下一片沉寂，無人應答。這本來就是綺拉意料中的事。母親早就斷氣了，綺拉在她身旁守護了四天，她看得出來，現在連母親的最後一縷魂魄，也全都消散了。

「媽媽。」她再次輕輕的呼喚母親逐漸遠去的魂魄。她覺得她真的可以感覺到母親的魂魄升天了，就像夜裡徐徐吹來的陣陣微風，在她的耳邊輕輕的呢喃。

這下子，在這世上，真的只剩下她孤伶伶一個人了。一想到這兒，綺拉忍不住悲從中來，陷入孤寂不安與沉痛的哀傷中。

她的母親卡翠娜是位溫婉賢淑的婦人，身體向來健壯硬朗，不料突然病倒，短短幾日就離開人世。如今躺在她身旁的母親，只剩一具冰冷的遺體。經過四次日出日落後，就連流連在遺體內的魂魄也都飄散在風中了。掘墳的工人會來掩埋遺體，覆蓋一層泥土。然而就算這樣，到了夜裡，屍體難免還是會被地下那些飢腸轆轆的蟲子給吃了。最後，連骨頭也會化為塵土。

綺拉伸手擦乾滿眶的淚水。她從小就很愛母親，以後一定會非常想念她。可是，守靈的時間終究結束了，她也該走了。她把柺杖插進鬆軟的地面，拄著柺杖站起來。

綺拉猶豫不決的環顧四周。她的年紀還小，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過去從來不曾面對死亡。她當然見過街坊鄰居辦喪事，也曾經看見他們在臭氣沖天的遼闊墳場守靈，依偎在親人的遺體旁守護依然逗留的靈魂。她曉得有個婦人叫做海蓮娜，昨天曾經送早產夭折的小嬰兒來墳場。不過，小嬰兒降臨人間的時間不長，

魂魄只有一小縷，一下子就飄走了，不需要守靈。所以，海蓮娜很快就回村裡跟家人團聚了。

至於綺拉，她現在已經沒有親人，也無家可歸。她跟母親相依為命的家，那座遮風避雨的小屋，被村人放火燒掉了。這是村裡的習俗，不管誰家有人病故，村民向來都會放火焚屋。所以綺拉從小到大唯一的家，如今已成一堆灰燼。她在墳場為母親守靈期間，曾親眼目睹自己的家在遠處起火燃燒，冒出陣陣黑煙。就在她守著母親的魂魄升天的同時，她也眼睜睜瞧著自己的童年隨著故居的黑煙，灰飛煙滅。

她突然感到不寒而慄。恐懼向來是族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出於恐懼，他們興建庇護所，種植農作物，尋找獵物。為了同樣的緣故，他們也儲藏武器，隨時備戰。他們害怕飢寒交迫，更怕瘟疫蔓延。此外，他們還對怪獸感到莫名的恐懼。

現在，當她拄著柺杖佇立在野外的墳場，恐懼又再度驅策她前進。她最後一次低頭俯視母親的遺體，思索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綺拉曾經想過，她可以在原地重建一個新家。倘若可以找到幫手，要重建一座小木屋並不需要太多時間，何況夏季剛剛開始，樹木的枝幹柔軟，容易彎曲，河邊的泥巴又厚又多。綺拉常常看鄰居蓋房子，她想她大概也有辦法搭個遮風避雨的簡陋住所。四柱和煙囪或許無法立得挺直，要拖著彎曲的瘸腿爬上去搭蓋屋頂也有困難，不過，她總會想出辦法的。反正她一定要建造一間小木屋，再找份工作養活自己。

在野地墳場守靈這四天來，舅舅也在綺拉附近待了兩天，不過他並不是來守護自己的妹妹卡翠娜的，他只是默默的坐在他那脾氣暴躁的妻子蘇羅拉和一出生就夭折的嬰孩遺體旁。難產奪走了他們母子的性命，小嬰兒甚至還來不及命名。綺拉跟舅舅相互點頭致意，算是打了招呼。不過他在墳場守靈的時間已經結束，先回家去照顧小孩了。他跟蘇羅拉還有另兩個小孩，年紀都小，名字也都還只有一個字：丹和瑪。綺拉心中閃過一個念頭：說不定我可以照顧他們。如此一來，

她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留在村子裡。她雖然心存一線希望，终究也曉得村人一定不會答應的。他們會把蘇羅拉的小孩送給那些沒有小孩的家庭。健康強壯的小孩是很搶手的，只要稍加訓練，就可以變成家事的好幫手，人人都搶著要。

不過，沒有人要綺拉。除了母親，從來都沒有人要她。卡翠娜常常向綺拉述說她出生的故事，說她一生下來就沒有爸爸，而且有一條腿天生就扭曲變形，癩了。她的母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全了她的性命。

「他們跑來家裡，硬是要將妳帶走，」每天晚上，她們點燃壁爐後，卡翠娜就會小聲的述說女兒的故事：「當時妳才一天大，還來不及命名，連一個字的小名都沒有……」

「綺。」

「沒錯，就是『綺』。他們送食物來給我，打算順便把妳送去墳場……」

綺拉聽得直打哆嗦。這是村裡的習俗，在靈魂進駐一個尚未命名的殘缺新生兒體內，讓小生命變成人類之前，就把它送去墳場自生自滅，算是一個慈悲的作

法。不過，這個念頭仍然令她不寒而慄。

卡翠娜憐愛的撫摸著女兒的頭髮。「他們並沒有惡意。」她提醒女兒。

綺拉點點頭。「他們還不曉得那個小娃兒是我。」

「那個時候，妳還沒有成形。」

「妳為什麼拒絕他們？請再說一遍。」綺拉小聲的請求。

母親嘆了一口氣，開始回想。「我曉得，我沒有機會再生小孩了。」她斬釘截鐵的說：「妳爸爸幾個月前出遠門去打獵，一去不回，聽說他被怪獸抓走了。所以，我永遠不可能再生小孩。」

「嗯，」她又補充：「到頭來，他們說不定會送個孤兒給我扶養。可是，當時我抱著剛出生的妳，雖然妳的靈魂尚未抵達，妳的腿又扭曲變形，顯然永遠無法跑跑跳跳，可是就算這樣，妳的眼睛卻清亮無比，炯炯有神，妳的手指也修長優雅……」

「而且很有力。我的雙手強而有力。」綺拉得意的補充。這個故事她聽過

千百遍；每回聽母親說起自己的故事，她總是驕傲的欣賞自己強壯的雙手。

母親笑了。「真的是強而有力！它們牢牢的抓著我的大拇指，一點也不肯放開。看妳這樣抓著我的手指頭，我怎麼捨得讓他們把妳帶走？所以我斬釘截鐵的拒絕了他們。」

「結果他們氣炸了。」

「沒錯，可是我堅持到底。而且，當時我爸爸還在世。他的年紀非常大了，名字已經有四個字。他曾經當過族人的領袖，是首席長老，而且做了很久，在我們村子裡德高望重，人人都很敬重他。妳爸爸要不是那次出遠門去打獵時失去性命，也會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領袖。出發前，他已經獲選為保護村人的長老了。」

「告訴我爸爸的名字。」綺拉懇求媽媽。

母親在搖曳的火光中綻露驕傲的笑容。「妳曉得呀，」她說：「妳爸爸叫做克里斯。」

「可是我喜歡啊，我喜歡聽妳說他的名字。」

「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綺拉點點頭。「妳堅持到底，絕不退讓。」她提醒母親。

「不過，他們還是要我向他們保證，妳不會變成一個包袱。」

「我沒有啊，對不對？」

「妳當然沒有變成包袱。妳強壯的雙手和聰明的頭腦足以彌補殘缺的腳。在織女坊，妳是個可靠的小幫手；在那兒工作的織女都異口同聲這麼說。跟妳的聰慧比起來，癩一條腿算什麼？妳跟小朋友講的故事，妳用語言描述的圖畫，還有妳用針線創造的畫面，尤其是妳的刺繡作品，跟大家見過的任何作品都不一樣。這是我繡不出來的，妳的功力已經遠遠超過我了！」母親說到這兒忍不住笑了。「夠了。妳可不能逗我把妳捧上天去。別忘了，妳還是個小女孩，常常還很任性。綺拉，今天早上，妳就忘了妳答應過要幫我收拾家裡的。」

「明天，我不會再忘記了。」綺拉睡眠惺忪的依偎著母親，躺在墊高的草蓆

上。她把自己的癩腿挪到一個比較舒服的姿勢，準備就寢。「我保證。」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人可以幫她了。她舉目無親，在村裡她又不是一个特別有用的人。平常，綺拉在織女坊打雜、撿垃圾和碎布，可是殘缺的腿降低了她的勞動價值，未來甚至不可能嫁人。

沒錯，婦人們都喜歡她跟小朋友講的奇幻故事，也很欣賞她的刺繡作品。可是，那些都是消遣，並不是真正的針線作品。

天上的太陽已經不再高掛，樹林和荊棘在墳場投下長長的影子，它們在在的告訴她，此刻已是下午時分。在猶豫不絕的思索中，她已經在這裡逗留過久了。所以她趕緊收拾四夜來為母親守靈用的衣物。她點了四夜的火堆已經變成冰冷的餘燼，只剩一個煙燻的黑色遺跡。她帶來的水壺空了，食物也吃光了。

她終於拄著柺杖，一瘸一瘸的慢慢走上通往村子的小路，衷心盼望自己在那兒還受歡迎。

小朋友們在森林旁的空地玩耍，在布滿苔蘚的地上蹦蹦跳跳，頭髮上和皮膚上都沾滿了松針。她看了忍不住綻露笑容。那些小孩她都認得。那個黃頭髮的小男孩是母親好友的兒子；她還記得他是兩年前的仲夏出生的。旁邊那個小女孩本來是雙胞胎，可惜另一個夭折了；她的年紀比黃髮小男孩小一點，不久前剛剛學會走路，此時也跟其他幼兒一起玩追趕跑跳，一下子咯咯笑個不停，一下子又尖叫不已。這些幼兒為了搶奪玩具扭打成一團，個個揮舞著小小的拳頭，拳打腳踢。綺拉還記得，小時候也看過童年的玩伴玩著同樣的遊戲，為成年後真正的你爭我奪預做演練。她因為一腿不良於行，只能眼巴巴的站在遊樂場邊觀看，心裡不知有多羨慕。

有個年紀大一點的小男孩，在附近清除林下的灌木叢，將樹枝捆綁成一束束生火的柴薪。他的臉髯兮兮的，約莫八九歲，尚未步入青春期，還沒有得到兩個字的正式名字，只有一個單名：麥。綺拉喜歡喊他小麥。看到小麥，綺拉開心的露出笑容。小麥一直都是她的好朋友，她喜歡小麥。小麥住在環境惡劣的沼澤

區，父母大概是打魚的漁夫或掘墳的殯葬工人。可是，他跟他那一群乏人管教的
朋友經常無拘無束的在村子裡跑來跑去，他的後頭總是跟著一條狗。他常常停下
來幫人打雜，賺幾個銅板，或換取幾顆糖果，就像現在這樣。綺拉開口跟小男孩
打招呼。小狗搖著沾滿樹葉的彎尾巴歡迎她，小男孩也笑嘻嘻的招呼她。

「妳從墳場回來啦？」男孩問：「那邊是什麼樣子？妳怕不怕？夜裡有沒有
怪獸跑來？」

綺拉搖搖頭，衝著他微微一笑。名字只有一個字的小孩是不准去墳場的，
小麥自然對那兒感到既好奇又害怕。「那兒沒有怪獸，」她請他放心。「我升了
火，牠們不敢靠近的。」

「妳媽媽的靈魂離開了嗎？」他說話帶著沼澤地區特有的口音，跟綺拉的族
人大不相同。沼澤區的人說話都帶著一種古怪的腔調，舉止又特別粗野，一眼就
分辨得出來。村裡的人多半都瞧不起他們，可是綺拉不會。她很喜歡小麥。

她點點頭。「我媽媽的靈魂已經升天。」她對他的關心表示感謝。「我親眼

看著她的靈魂離開身體，好像一層薄霧似的，飄走了。」

小麥抱著一堆柴枝走過來。他皺起鼻子眯著眼睛看著她，眼中充滿了同情。
「妳家被人放了一把火，燒光了。」他告訴她。

綺拉點點頭。她心中雖然暗暗希望自己弄錯了，但還是曉得自己的家已經被
燒毀。「我曉得，」她嘆息的說：「裡面的東西也都沒了嗎？我的繡框呢？他們
有沒有把我刺繡的框架燒了？」

小麥皺皺眉頭。「我努力搶救了一些東西，不過，大部分都被燒光了。綺
拉，他們只燒了妳家，不像以前瘟疫大流行時那樣一家一家的燒。這次只有妳媽
媽一個人生病而已。」

「我曉得。」綺拉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以前瘟疫曾經從一家蔓延到另一
家，死了許多人。每次發生這種事情，村人就會大規模的燒房子，接著再全部重
建。當工人在新屋的木牆上塗抹泥巴時，規律的聲音劈劈啪啪響，此起彼落，簡
直就像過年過節那麼熱鬧。可是，即使在新屋落成後，燒焦的味道依然瀰漫在空

氣中，久久揮之不去。

不過，今天並沒有慶典，四周的聲響跟平常沒有兩樣。卡翠娜的死並沒有對其他人的生活帶來影響。她曾經活過，現在走了。其他人繼續照常過日子。

綺拉在水井旁停下來裝滿自己的水壺，小男孩依然跟在她身旁。四周傳來熟悉的爭吵聲。這種吵吵鬧鬧的噪音似乎已經成了村裡的常態：男人為了爭權奪利，惡言相向；女人出於嫉妒，大言不慚的吹牛，扯著嗓門用難聽的話辱罵對方，或是叱責跟在腳邊哭鬧的幼兒，有些媽媽甚至不耐煩的將小孩一腳踢開。

她伸手擋住午後刺眼的斜陽，努力尋找被夷為平地的舊家。找到之後，她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氣。看來，她得走好長一段路，才能去採集嫩枝條。要去河邊挖泥巴，也困難重重。要搬運蓋房子的四根支柱，更是沉重的負擔。

「我得開始蓋房子了，」她告訴依然抱著柴火的小麥：「你要不要幫我一把？兩個人一起動手比較好玩。」

「我沒辦法付你工錢，可是我可以說些新故事給你聽。」她補充。

小男孩搖搖頭。「要是沒有撿完這些柴火，我會挨揍的。」他轉身打算離去，猶豫了片刻，又回頭壓低聲音告訴綺拉：「我聽見她們在閒聊。她們不讓妳留下來。妳媽媽死了，她們打算把妳趕走，送去墳場讓野獸叼走。她們還說，要讓打魚的把妳帶走。」

綺拉聽了嚇得胃部緊繃，不過還是努力保持鎮定。她需要向小麥打探消息，假如她露出慌張害怕的口吻，小麥可能會提防她。「她們是誰？」她用惱怒的高姿態追問他。

「就是那些女人啊，」他回答：「我聽見她們在水井旁討論。我在垃圾堆那兒撿碎片，她們沒注意到我在偷聽。不過，她們要妳家那塊地。她們打算在那兒蓋一道柵欄，把幼兒和家禽關在裡面，免得一天到晚跟在後面追來追去。」

綺拉睜大雙眼瞪著他。這消息實在太嚇人了，幾乎讓人不敢置信。村裡這些女人只為了把小孩和家禽圈養起來，居然如此隨便，如此殘忍，就要將她趕出村子，丟去野外的墳場，讓伺機埋伏在森林裡的怪獸將她生吞活剝。

「哪個人反對我的聲音最大？」她想了一下，逼問小麥。

小麥沉默不語，不安的將手中的柴枝換到另一手。綺拉看得出來，他怕惹麻煩，不想蹙這趟渾水。他是對自己的命運感到害怕。可是，他向來都是她的朋友。最後，他東張西望一下，確定沒人偷聽，才告訴綺拉她該提防的那個女人的名字。

「凡德拉。」他壓低嗓音小聲的說。

果然不出所料。儘管如此，綺拉的心情仍然跌到谷底。

第 2 章 捍衛家園

綺拉盤算好了，最好還是裝做什麼都不知道，直接回她跟母親相依為命的家去重建，說不定那些女人看到她回去，就會放棄原來想趕走她的念頭。

她拄著柺杖，穿過擁擠的村子。一路上，村人見到她，都只是匆匆點頭打招呼，就各忙各的去了，沒人跟她多聊幾句，因為他們向來就不懂得說說笑笑。

路過舅舅家時，她見到了舅舅。他正帶著兒子小丹在前院整理菜園。前些日子，蘇羅拉舅媽即將臨盆，舅舅忙不過來，根本沒空照料園子。後來舅媽難產死了，舅舅又去墳場守靈，園子更是乏人照料。幾天下來，菜園雜草叢生，連豆棚